

“失去诚信”的妈妈

姜燕

在我4岁那年,妈妈亲口向我表态,不再让我一人孤孤单单的。可是今年元月,这个“不讲诚信”的妈妈还是狠心抛下我,一人走了。

我的童年是在广州军区大院度过的。军区大院每个星期都会播放露天电影,《尼罗河惨案》《东方列车谋杀案》《梅花巾》《画皮》等等,数不胜数。那天晚上,看完《画皮》后,我独自一人睡觉。可是一想起《画皮》中的画面,就浑身哆嗦。我赤脚走出房间,到家门前的石梯上等上夜班的妈妈。石梯正对的小路幽暗绵长,小路两旁树影婆婆。4岁的我泪眼迷蒙,远远看见一个身影朝我走来。我飞奔过去,大喊妈妈。那个人影也瞬间飞也似地向我跑来,抱起我,吻干我脸上的泪水,一个劲地向我保证:以后妈妈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了。此后,只要爸爸出差,妈妈就会带上我上班,下班后再抱着我回家。

妈妈文化程度不高,但却是一个天生的教育专家。

我因为调皮,学习成绩时上时下,但是她对我成绩的下降从来不会暴跳如雷。而当我取得成绩时,她总不会忘记发奖品,小到头发发卡,大到自行车,都承载了妈妈满满的爱。考中专那年,我在位于山坡坡上的娄底二中考试。那天风雨交加,第一场考试我发挥得不是特别好,回家后无精打采。妈妈看在眼里,急在心头,但没说任何一句话,而是给我烧了一碗热腾腾的姜汤,又让我吃了几粒杨梅。之后,直到分数出来,妈妈才得意洋洋地说,就是吃了姜汤和杨梅你才能考上中专呢。中专毕业分配工作不理

想,上了两年班单位就倒闭了。我通过自考获得专科文凭后,刚好有个考法院的机会。可是我看到考生大多数是科班毕业的本科生、研究生甚至还有博士生,买本资料都要花50元钱,我担心自己不是同批考生的对手,还要浪费钱。我跟妈妈说,我考不起的,算了,我不考了。妈妈说:“当年考仅一个名额的中专生你都考起了,现在不过205个考生,还有4个名额……”果然,在妈妈的鼓励下,我考进了法院。

妈妈虽出身农村,但思想观念并不陈旧。

我结婚后不久就怀孕了,婆婆一家一心只想要我生个男孩,老公也只为肚子里的孩子起了个男孩子的名字。怀孕五个半月去做产检时,医生无意中透露出了孩子的性别。那天老公郁闷得一天没吃饭,也没给我做饭。之后,不管是老公,还是婆婆,我遭受到了他们无尽的冷嘲热讽。怀孕七个月时,我对妈妈说,孩子都还没生下来,他们就不喜欢了,要不我把孩子打掉吧。妈妈说:“燕啊,你是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来的,妈妈从来没嫌弃过你,你不是一样自力更生、不输男儿吗?你的小孩一定也会继承你的优秀品质,成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的。虽然是个女孩子,他们家不喜欢,我们家喜欢,他们家不要,我们家要。”正是由于妈妈给我鼓劲,我才没有做让我后悔一生的事,生下来的女儿除了优秀,还很温暖。

晚年的妈妈虽饱受病痛折磨,仍不失优雅,

满怀感恩之心。

妈妈从40岁开始即患上了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等多种疾病,常年服药导致她脑部神经受损,去世前半年基本上不认识我们家人了,但是她能感受得出谁对她好,谁对她不好。爸爸做好饭菜后,我为了能让她多吃点,都是喂她吃饭。爸爸在她健康的时候从来都没做过饭菜,可以想像爸爸的手艺绝对不会合她的胃口。可是她总是每吃一口,就不停地点头,口里还一个劲地说好吃好吃。妈妈病情日渐严重,她的裤子有时候会掉落下来,凭她的力量,已经提不上裤子了。我只要一看见,就会站在她身后,为她提上裤子。一生讲究干净卫生的妈妈,在我帮她系好裤子感觉到舒服后,都会抓住我的手,感激地用邵东话说:“搭帮你了啊,辛苦你了……”每听到这句话,我就心酸并自责:妈妈养育我们长大,吃了多少苦,而轮到我们回报她、赡养她的时候,不过就是帮她提了一下裤子,有时候还埋怨两句,可她永远只记得我们的好,再三向我们表达感激之情。

妈妈去世四个月了,我每每想她时,就会到她墓地前看她,跟她述说我被她抛弃后的孤单与落寞,就会“谴责”她不遵守我4岁时她向我许下的诺言。

(姜燕,邵东人,曾任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

▲水天一色 郑国华 摄

童年往事

刘仕斌

每每想起我的家乡,就会想起我的童年。

我的家乡虽地处偏僻,但风景优美,每年夏秋季节,村头村尾瓜果飘香。村里除种水稻外,家家户户还种植莲藕。一到夏季,村子被荷花环抱,田野凝绿,远山含翠,给人诗情画意般的感觉。远远望去,村子恰似泊在绿海中的一艘船。老实说,乡村的夏天是属于我们这些顽皮孩子的。因为大人们要忙田里的活,即使骄阳似火,也要天天辛勤劳作。而孩子们却不必操劳生计,反而因大人常常照看不过来得以四处撒欢,尽情玩耍。

记得最吸引孩子们的是村头的一条小河。小河虽是境内最大的河流,水却不深,而且清澈干净。我们一帮孩子,经常脱光了衣服,玩水嬉戏,摸鱼捉

虾。小河有一座桥梁,这无疑成了我们的跳水台。我和小伙伴们都是先比赛看谁第一个爬上桥梁,然后再奋力往小河中央跳。那时,小伙伴们个个不甘落后,似乎铆足了劲,一眨眼的工夫就站到了桥上。往下跳水,也都各显神勇、花样翻新。

逢下雨天,小伙伴们倒也老实,或凑一块躲在屋檐下玩泥巴,或独自躲在家里看小人书。好不容易挨到雨停,看吧,一个个如出笼小鸡,叽叽喳喳,全都奔到打禾场,光了小脚丫蹚着水追逐嬉戏。夜幕降临,大家更是喜上眉梢,纷纷往水田里跑。要知道,那可是捉鳊鱼的最佳时刻。吃过晚饭,小伙伴们你喊我,我约你,一人提个桶子,捏着手电筒,结伴窜到水田里。或顺着水田,像检阅队伍一样,一块田一块田挨个捉。想想那时,乡

村的鳊鱼可真多啊。不出多久,个个就会满载而归。

乡村的夏夜,如梦如幻,如诗如歌,令人难忘。天上有繁星闪烁,地上有萤火虫发光,都随了微风的轻拂、树叶的摇动,隐隐约约,或明或暗。再加上时断时续的蛙鸣虫叫,无不给人一种空灵、温馨的感觉。此刻,忙碌了一天的大人们也和孩子们一样爱凑热闹。人人摇一把扇子,搬个椅子,围绕竹床边一坐。或拿某家的小孩开个玩笑,即便言语过了头,人们也不急不恼,一派祥和。有些上了岁数、辈分又高的老爷爷,放不下特重的架子,往往一言不发,就那样叼着烟,笑眯眯地坐着乘凉。孩子们多是在大人旁边铺一张凉席,几个小家伙躺在上面,或是猜谜语,或是听老奶奶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

聊着、猜着、逗着、笑着,慢慢地,露水上来,夜深了。大人们开始回屋睡觉,而我们却不用着急,愿意露天睡的,大可以放心入梦,自有家人拿着床单为我们盖在身上。小时的我,在夏天,都是这样天当房、地当床,枕着五彩缤纷的梦,甜甜地一觉睡到天亮。

(刘仕斌,任职于邵阳市信访局)

◆精神家园

怀念父亲

管叶平

父亲离开我已经30年了。今年清明节挂青回来,我独倚窗前,望着小山丘,几时常听的一首歌,在心底回响:那是我小时候,常坐在父亲肩头……

听母亲说,我一岁左右,腹股沟区出现小包块。父亲很是担心,抱着我坐班车赶往县城大医院,楼上楼下找医生。医生说,是先天发育异常,要进行手术治疗。家里世代务农,没有过多的积蓄。在住院的半个月里,父亲寸步不离,悉心照顾我,自己却节餐缩食,省下钱为我治病。出院时,父亲憔悴消瘦了许多。

后来,我上学了,能记事了,只觉得父亲整日里很忙碌,才放下锄头就拿起扫帚,屋里屋外不停歇。春夏时节,每天清晨,我还在睡梦中,父亲已悄悄起床,要去打秧蒿和割蒿子压绿肥。秋冬时节,屋后山高林密,柴草丰盛,最适宜砍柴。每天下午,父亲穿一双解放牌胶鞋,腰别一把柴刀,急匆匆地向山里走去。我家屋旁边的空地,常整整齐齐堆满一捆一捆的柴禾。

为了方便我们冬天读书,父亲学会了木匠手艺,为我和弟弟各做了一个火桶。每天早上,父亲提着火桶,送我和弟弟去上学。同学们羡慕极了,下课就围着我的火桶烤手。有几回,我往火钵里埋了几个红薯。中午时,用火箸子扒开灰烬,夹出红薯,惹得同学们垂涎欲滴。

有一次上学时,我不小心滑倒了,书包掉在雪地里,语文书浸湿了。我想把书烤干,就往火桶里多加了一些柴火,结果火越来越旺,把语文书烧了一角。教语文的刘老师把她的教科书换给我。回到家,父亲知道后,要我铭记老师的恩情,教育我读书要攒劲,做事要勤快。我很是惭愧,总是辜负父亲和老师的期望,读书不自觉不努力,从没拿回过一张奖状。家务事倒是做了一些:农忙搞“双抢”时,递禾和插秧;猪吃泔时,守着它们不拚食;晒稻谷时,赶麻雀防止它们偷吃……

暑假里,天气炎热,食欲减退。父亲喜欢做苦瓜炒青椒,他说可以清热解暑、健脾开胃。我却吃不惯,又苦又辣。父亲意味深长地说:“怎么连苦瓜这点苦都吃不下了,以后生活的苦多着呢,那你怎么去面对?”这时,我才略懂,吃苦瓜,是父亲对我的历练,要我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。

夜晚,月明星稀,禾田里的泥鳅喜欢在田埂边乘凉。父亲拿着铁叉,轻悄悄地,一叉下去,泥鳅就被叉上来。几块稻田

转下来,就有小半桶的泥鳅了。第二天,父亲就会给我做酥炸泥鳅,好吃得连手指头我都会舔干净咧。

后来,镇里有人开采煤炭,矿工收入颇高,父亲就去挖煤。每天下午,我都盼望父亲早点儿回来。每次回来,他的脸黝黑黝黑的,打一盆清水也洗不净。趁天色还早,父亲狼吞虎咽吃完饭,就拿出锯子、凿子、刨子等,做各种家具。要是他回家晚了,我的心里总是莫名地悸动。1993年夏天的一个下午,父亲掘煤时,一个巨大的煤矸石砸下来。父亲来不及撤退,被砸得头部鲜血直流。在送往县城医院抢救的途中,因失血过多而永远闭上了双眼,时年才38岁。

一下子,家里失去了顶梁柱,全家悲恸万分。爷爷老年丧子,哭瞎了眼睛;母亲中年丧夫,青丝变白发,神情恍惚,木讷了许多;我和弟弟少年丧父,嚎啕大哭。这个变故对于还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我打击太大,我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,精神崩溃,常常夜不能寐,凌晨四五点钟跑到门前的小河边抽泣。

父亲去世后,我真正开始懂事了,我发誓要照顾好我的母亲和弟弟。我暗暗下定决心,自觉刻苦学习,不再白天游一游,晚上耗灯油。新学期报名,用父亲生命换来的赔偿款交学费时,我的心情有千斤重。终于在五年级期末考试时,我考了全班第三名,拿回了第一张奖状。母亲看到奖状上写的名字是“霍叶平”,操起扫帚就要打我,厉声问我,为什么要偷拿别人的奖状?不容我辩解,母亲就跑到父亲的坟前,痛哭起来,头撞着石碑,说孩子这么不争气。我跪到坟头前,委屈的泪水就留了下来,抽泣着说,学校教务处用毛笔填写奖状时,看错了我的姓氏。班主任老师说,下期开学时再补发奖状……在我的一再保证下,母亲才答应和我一起回去。

后来我领了很多奖状,考上了师范。寒来暑往,苦尽甘来,我和弟弟终于长大成人,成家立业,弟弟远在广东打拼,我在家乡县城工作。

养儿方知父母恩。现在,我也成了父亲,带着两个孩子。妻子因工作忙很少回家。我一手工作,一手家务——接送孩子,陪伴母亲,照顾爷爷,一肩扛上。

年少不懂父爱深,读懂已不再是少年。

(管叶平,任职于武冈市实验小学)

双清

◆乡土视野

闹市久居回故乡,青山倒影落池塘。惺忪岸柳才生绿,萌动溪桃又满香。彩蝶双飞千媚面,新枝几曳百娇芳。小孩放学趁时早,直上纸鸢同鸟行。

乡村如画(外二首)

吕建云

村居

脱贫致富喜新家,绿叶青藤向日爬。紫燕描成田野锦,黄蜂恋上菜园花。山中牧笛戏麻雀,水上渔歌逗老鸭。笃友蓬门观景色,扶栏仰笑醉云霞。

菜园

春暖挥锄汗透纱,挑肥播种遍黄芽。青藤湛露满园果,绿叶晴曦万朵花。谁道良畴无胜景,自知菜圃有休嘉。擎杯素饭招老友,醉意盈盈又赏霞。

(吕建云,新邵人,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)